

經史百家雜鈔

冊
四

冊四目錄

卷九 序跋之屬二

二三三

劉向

二三三

戰國策序

二三三

許慎

二三四

說文序

二三四

五百四十部目後叙

二三五

范曄

二三六

後漢書·宦者傳論

二三六

韓愈

二三七

張中丞傳後序

二三七

讀儀禮

二三八

讀荀子

二三八

贈鄭尚書序

二三八

送李願歸盤谷序

二三九

送王秀才墀序

二四〇

柳宗元

二四〇

論語辨二首

二四〇

辨列子

二四一

辨文子

二四一

辨鬼谷子

二四一

辨晏子春秋

二四一

辨鷗冠子

二四二

歐陽修

二四二

唐書·藝文志序

二四二

五代史·伶官傳序

二四二

五代史·一行傳序

二四三

五代史·宦者傳序

二四三

蘇氏文集序

二四四

釋惟儼文集序

二四五

釋祕演詩集序

二四五

集古錄跋尾十首

二四六

集古錄目序

二四八

送徐無黨南歸序

二四八

曾鞏

二四九

先大夫集後序

二四九

徐幹中論目錄序

二五〇

戰國策目錄序

二五〇

新序目錄序

二五一

列女傳目錄序

二五二

王安石

二五二

周禮義序

二五二

詩義序

二五三

書義序

二五三

馬端臨

二五三

文獻通考序

二五三

卷十 詔令之屬

二六六

書

二六六

甘誓

二六六

湯誓

二六六

牧誓

二六六

呂刑

二六六

文侯之命

二六八

費誓

二六八

秦誓

二六八

左傳

二六八

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二六八

秦始皇

二六九

初並天下議帝號令

二六九

漢高帝

二六九

求賢詔十一年

二六九

漢文帝

二七〇

賜南粵王趙佗書

二七〇

除誹謗法詔二年

二七〇

除肉刑詔十三年

二七〇

增祀無祈詔十四年

二七〇

民食不足求言詔後元年

二七一

遺匈奴書前六年

二七一

遺匈奴書後二年

二七一

策問賢良文學十五年

二七二

漢景帝

二七二

令二千石修職詔後二年

二七二

漢武帝

二七二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元朔元年

二七二

報李廣詔元狩二年

二七二

封齊王策元狩六年

二七三

封燕王策

二七三

封廣陵王策

二七三

策問賢良文學元光五年

二七三

漢昭帝

二七三

賜燕刺王旦璽書

二七三

漢宣帝

二七四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元康二年

二七四

漢元帝

二七四

議封甘延壽等詔建昭四年

二七四

司馬相如

二七四

諭巴蜀檄

二七四

難蜀父老

二七五

王尊

二七六

敕掾功曹教

二七六

漢光武帝

二七六

賜竇融璽書

二七六

報臧宮馬武詔二十七年

二七六

班彪

二七七

擬答北匈奴詔

二七七

漢明帝

二七七

即位詔

二七七

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永平二年

二七七

辟雍行養老禮詔永平二年

二七八

申明科禁詔永平十二年

二七八

塞汴渠詔永平十三年

二七八

漢章帝

二七八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詔建初元年

二七八

禘祭詔建初七年

二七九

詔三公元和二年

二七九

漢和帝

二七九

恤民詔永元十二年

二七九

馬援

二七九

誠兄子書

二七九

鄭玄

二八〇

戒子書

二八〇

蜀漢後主

二八〇

策丞相諸葛亮詔

二八〇

諸葛亮

二八一

與羣下教

二八一

陳琳

二八一

爲袁紹檄豫州

二八一

檄吳將校部曲文

二八三

魏明帝

二八五

賜彭城王據璽書

二八五

曹植

二八五

下國中令黃初六年

二八五

鍾會

二八五

檄蜀文

二八五

孫楚

二八六

爲石苞與孫皓書

二八六

傅亮

二八七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二八七

宋文帝

二八七

誠江夏荊州刺史義恭書

二八七

陸贄

二八八

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二八八

擬議減鹽價詔

二九〇

韓愈

二九〇

進士策問十三首

二九〇

祭鰐魚文

二九二

歐陽修

二九二

擬制九篇

二九二

曾鞏

二九四

擬制四篇

二九四

卷九 序跋之屬二

劉向

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者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

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以上言周以禮讓爲國。

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以上言仲尼之道不行。

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

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以上言六國爭強。

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儼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

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以上言秦以詐力并天下而終致敗。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以上言戰國之士因時而畫策。

許慎

說文序

叙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緜，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义，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

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以上文字之源及古文大篆。

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以上秦小篆及八體書。

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以上西漢。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

書，所以書幡信也。以上新室。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勢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論，豈不悖哉！以上世俗非訾壁中古文，不達字例。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

也。以上述已著書之指，以大小篆合古籀。

五百四十部目後叙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于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噴索隱，厥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大岳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竊印景行，敢涉聖門。其宏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沖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耑，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蓋聖人不妄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

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邪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賁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召上書者汝南許沖，詣左掖門外會，令并賁所上書。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范曄

後漢書·宦者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令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

豎刁亂齊，伊戾禍宋。以上宦官原起。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以上前漢。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以上後漢宦官事實。